

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津子围短篇小说集

歌唱的篝火

津子围 著



《小说选刊》奖授奖词

津子围一向以他的善意和温情看待这个世界，并以他成熟的叙事技艺和艺术感染力展示生活的质地和纹理，本奖同时表彰他对都市生活诗意化表现所做的艺术探索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第 9 卷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
当代中国最具实力中青年作家作品选

津子围短篇小说集

歌唱的篝火

津子围◎著

出品人：王明
总策划：宋明
副总策划：陈蔚
责任编辑：文文
文字编辑：文文
封面设计：文文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

邮编：100000

电话：010-63700000

网址：www.ysph.com.cn

电子邮箱：ysph@163.com

印刷：北京

装订：北京

开本：710mm×1000mm

印张：12

字数：200千字

定价：49.00元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歌唱的篝火 / 津子围著. —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7. 5

ISBN 978 - 7 - 5171 - 2372 - 9

I. ①歌… II. ①津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7193 号

出版人: 王昕朋

总 监 制: 朱艳华

责任编辑: 薛 磊

文字编辑: 孙倩文

责任印制: 佟贵兆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0.5 印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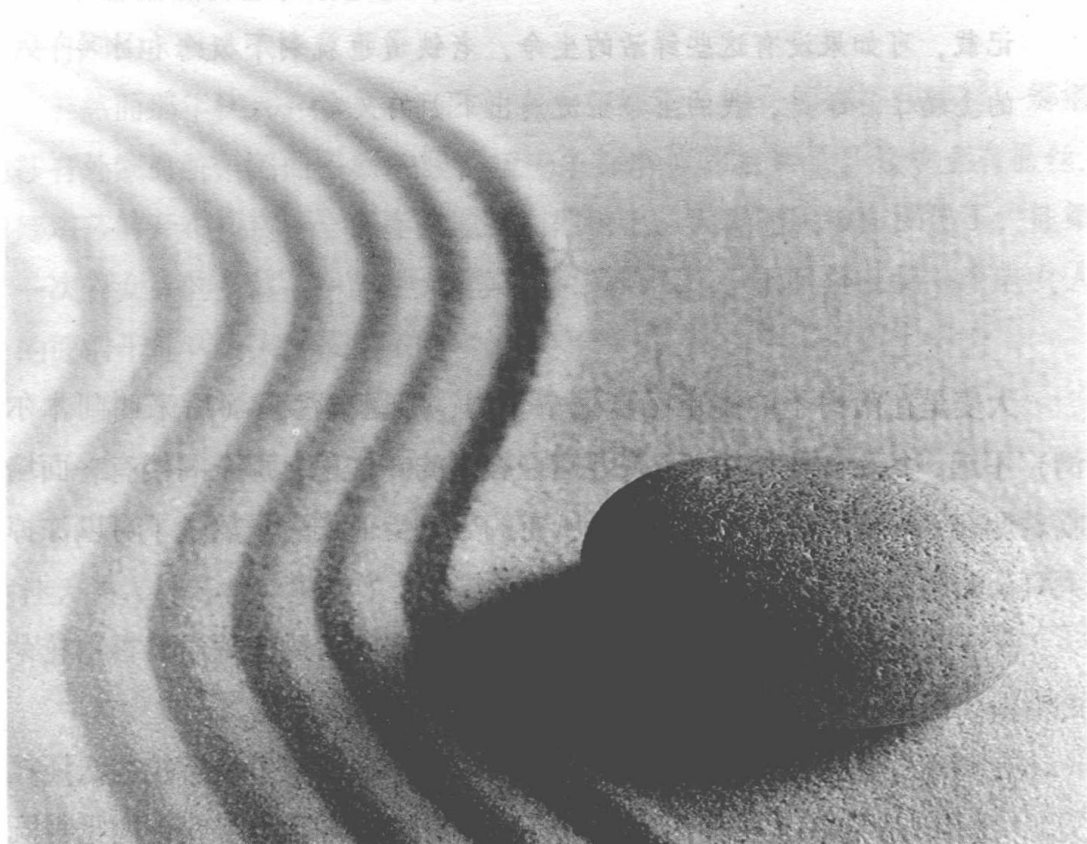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14 千字

定 价 45.00 元 ISBN 978 - 7 - 5171 - 2372 - 9

— 目 录 —

老铁道	1
宁古塔逸事	23
黄金埋在河对岸	35
狼毫毛笔	65
裂纹虎牙	77
在河面上行走	85
一县三长	95
情报	147
老白家豆腐	157
小温的雨天	183
有过青梅	219
月光走过	229
昨日之雨	241
鸣桥	267
歌唱的篝火	291

老铁道



我结实成强壮的男人时，第一次在梦中流出眼泪是因为童年的老铁道，那两条锃亮的、整齐地深（而非伸）向大山的铁轨，在夜里，当火车从路基上碾过，我的枕头也跟着颤动，在我将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车轮组成的音乐时，一个飞翔的梦就幻化而成……后来，我在中学教科书上知道了那条“丁”字形的中东铁路，然而，理性知识的积累使得我离它越来越远了，我常想：我的关于老铁道的故事是进入不了历史的，连地方志也没有他们的记载，可如果没有这些鲜活的生命，老铁道也就剩下概念和冰冷的金属了。于是，我的生命里流淌出下面的文字……

大麦

大麦是在南岗子的闹市区度过童年的，那里离海湾（后来叫阿木尔湾）不远。冬天，他和几个流浪儿窝在教堂的阁楼里，那个阁楼有一面墙面临着烟囱，尽管外面的大雪封住了所有的生气，他们还是熬过了可以冻掉人耳朵的严冬。

大麦还是喜欢夏天，在夏天辽阔的海滩上，有大片大片卷着雪白花朵的海浪，海鸟成群成群的，飞在你的眼前，使你眼花缭乱。

大麦喜欢自己所在的城市，大家都叫它海参崴（现俄境符拉迪沃斯托克），那是一个各色人种混居的地方，大麦不知道自己的祖籍，他觉得既

像河北伙计，也像山东老哥。

16岁，大麦就会汉语、俄语和朝鲜语。他还被一位姓杜老板看好，成了杜老板的跟班，杜老板是经营化妆品和西药的，有的时候也掇弄一些大烟和军火。杜老板离开海参崴时，大麦认识了白俄维太太，在维太太的庇护下，大麦成了赛马场的马童，这样，大麦天天与打着响鼻的大洋马在一起。

维太太喜欢赌马，她没有经济收入，变卖家当和酗酒是她做得最多的两件事。大麦去看望维太太，十有八九，维太太都是酒气熏天的。“亲爱的契斯卡”（维太太对大麦的昵称）。她用比大麦大两圈的滚圆的身子拥抱浑身马臊味儿的大麦，还叽叽地亲着，呼吸急促地喃喃着。

大麦瞅着维太太灰蓝的瞳孔，那瞳孔里似有一片草场，尽管辽阔却蕴涵一种死寂。

大麦已经习惯了。

大麦不用担心洋马一样高大的维太太，维太太除了拥抱和亲吻外，再没有别的。维太太毕竟老了。

然而那年秋天，维太太酒后让大麦和她新来的女佣娜塔莎睡觉，娜塔莎有外蒙血统，圆而平板的脸，梳一条棕麻似的粗辫子，脸颊上有血丝。娜塔莎解开布拉吉，全身赤裸地躺在地毯上。大麦的脸被血涨热了，他第一次看女人的身体……那是大麦第一次经历女人，而且是在另一个老女人的面前干他认为人生最神圣的事。

后来，那样的闹剧曾反复过十几次。

然而，经过那个多雪的冬天之后情形就变了。

那时，杜老板盗运一批军火过境，俄方的“卡伦”（边境哨所）已对杜大头（杜老板）警觉了。杜老板知道大麦认识常去赌马场那位一脸雀斑的少尉，就托大麦去混“卡伦”。

大麦第一次过境到三岔口（今黑龙江边境东宁县），金钱的诱惑和回本土的热望使大麦生出许多幻想。大麦是农历十二月初八到三岔口的，旧街已经开始挂过大年的红灯笼。

办完了“买卖”上的事，大麦牵着赛马场退役下来的“将军”马，从老街上威风凛凛地走过。在老街，大麦怀里虽然有钱，但他不赌不嫖不抽，径直来找跑崴子的山东老李头儿，老李头儿开了一个烧锅，街面是一个水酒店。他有两个伙计，生意平平淡淡，大麦来，让老李头儿的眼睛发亮，他一面大声吆喝伙计为大麦卸马鞍，一面乐呵呵地接下大麦的褡裢。

老李头儿重交情、讲义气，有一年他和几个淘金的弟兄困在海参崴，是大麦给了他们回家的干粮。“喝酒！”老李头儿大嗓门劝大麦。油灯下，火苗的光在他黑红且粗糙的脸上蹿动，一明一暗的。

那晚，大麦喝得头晕目眩，全身发软。

老李头儿喝到尽兴处，冲着屋外喊：“银玲子，银玲子！”

推门进来一位穿红色夹袄的姑娘，姑娘水灵灵的，大麦从没见过这么水灵的姑娘。

“这是俺闺女，银玲子。快、快给麦爷敬酒。”

大麦眼睛发直，盯得银玲子手足无措。

“一会儿侍候麦爷歇下……”

老李头儿先喝倒下了。大麦摇摇晃晃去东屋睡觉，银玲子给他打好了洗脚水，递来擦脚巾和洋胰子。

银玲子倚在门框上轻声说：“麦爷歇息吧。”

大麦浑身似火，他直勾勾地盯着银玲子，说：“过来！”

银玲子以为铜盆里的水热，就走过来，蹲在铜盆跟前……突然，大麦拉过银玲子的胳膊，死死地将银玲子抱住，银玲子无声地反抗着。快把银玲子压到炕沿时，大麦自己被地上的炭火盆绊了个跟头。

大麦爬起来，冲了上去，把银玲子按在炕上。他的手从银玲子的袄罩下伸进去，摸到了鼓鼓的部位……银玲子一口吐沫吐到大麦的眼睛上，同时，他的腮上也火辣辣的。……银玲子跑掉了。

第二天，大麦脸上被银玲子抓出的血痕开始明显了。他愧见老李头儿，就悄悄搬了出去。大麦只在三岔口住了两天，他走的那天早晨，街上除了卖豆腐的再无别人，出了老街，大麦心里不是滋味儿，不知是想着银

玲子，还是愧疚……

在出城的路口儿，大麦发现了银玲子，她站在路口的松林边，正向大麦这边张望着。

大麦催马跑了过去，他不知该向银玲子讲些什么，只是默默地看着银玲子。

沉默了许久，银玲子讷讷着：“你……是真心的吗？”

大麦释然了，也激动起来，他从马上跳了下来，指着天对银玲子说：“不真心，天打五雷轰！”

银玲子信了。于是，大麦怎样激动地揉搓银玲子，银玲子都保持着微笑。

在那片松树林里，大麦热烘烘地拱进银玲子的怀里，他好像觉得银玲子与这片白茫茫的原野有着某种联系，无论怎样蹂躏都袒露着深厚的慈爱……

时间不长，大麦就出透了汗，摘下皮帽子，像揭开蒸馒头的锅盖，头顶上热气腾腾。银玲子还是微笑着，尽心尽力地微笑着。

“看看你，你骑在大马上多威风呀！”银玲子只说这么一句。

大麦说：“我很快就回来娶你。”

大麦说：“我也能学会种地，做个正儿八经的人，不再五马六混了。”

大麦还说：“我们要生6个儿子……”

第二年春天，大麦穿一身西装出现在三站的筑路工地上，他成了俄远东铁路公司第八筑路工段的翻译。

由于大麦是在俄境长大的，黑毛子（来自阿塞拜疆的俄国人）沃尼法季经理和白俄工程师加夫留哈把他当成了自己人，大麦可以随便吃马林鱼和沙鱼子罐头，并常和他们在一起喝沃特加，伴着时紧时松的传统曲子《雪球花》的旋律，一边跳一边唱，闹到深夜。有一天没有月色，大麦来到帐篷外小解，望着四周漆黑的森林和闪烁的星空，他想起了银玲子，他知道他是为银玲子回来的，可真的回来了，他似乎又把银玲子忘记了。大麦喃喃着银玲子的名字，踉踉跄跄地向森林之中的草甸子走去。直

到他听到狼群的嚎叫……

在大麦回来的那年初冬，据说大麦去三岔口找过银玲子，老李头儿已经把水酒店和烧锅盘给了一个朝鲜人，大麦得到一些零零散散的信息，他听说银玲子在秋天生了一个男孩，他还听说银玲子被报号“占山好”的胡子绑过票……大麦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三站。

那之后不久，大麦也不知去向，有人说他和黑毛子沃尼法季、白俄工程师加夫留哈一起贪污筑路款，被流放到库页岛（俄境萨哈林岛）；也有人说大麦一直在找银玲子，几乎找遍关外。说的人一本正经，说光复后在哈尔滨还见到过他，他穿一件破棉袄，像一个要饭花子。也有另一种更加近似肯定的说法，大麦在那次酒后，就已经被狼群吞没了……

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，中东铁路通车后，在五站（今中俄边境绥芬河市）东面边境那一带，有一个马架子房，房前开垦了大片庄稼地，打猎的人说，常可以看到一个女人领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向边境外张望，特别是在大雁南飞的时候，那个场面一定出现。

据那个猎户讲，那个站在边境上遥望的女人一直望到她的头发花白……

白蝴蝶

雨下得腻味，对老伯袋（方言，指修铁路出苦力的劳工）来说，已经由头两天的暗喜变为心烦了。天亮时，刘金贵睡眠惺忪地望着工棚外的雨。雨珠像传说中透明的宝石帘子，使刘金贵糊着眼屎的眼睛产生幻觉。

（领）老伯袋哟！

（合）修火道哟！

嘿哟咳哟嘿哟咳哟！

（领）老毛子哟！

（合）挎洋刀哟！

嘿哟咳哟嘿哟咳哟！

(领) 大清朝哟

(合) 一窝糟哟！

嘿哟咳哟嘿哟咳哟！

早晨，刘金贵的烧刚刚退了一些，昏昏沉沉之中，耳边总响起那个号子，没完没了的……“大哥！”

刘金贵循声向阴暗的工棚里瞅了瞅，由于从亮的一面转向暗的一面，他的眼睛有些模糊。工棚里乱得像马圈一样，30几条汉子的汗珠儿和其他生理气味沉积和发酵在铺盖上，再同雨天的潮湿混合起来，令人窒息。

“大哥，”仁甲趟着泥水走到刘金贵的铺位旁，哈下腰来小声对他说话，“你猜，谁又回来了？”

刘金贵瞅了仁甲一眼，仁甲正站在一处漏雨的地方，雨滴噗哒噗哒落在他的肩上。“白蝴蝶。”

刘金贵翻身从铺位上坐了起来，沉静了一下，从被窝里掏出一个黑布烟口袋，摸出了烟丝，卷在生纸上，卷的是那种被称之为“蛤蟆头”的旱烟，末了在唇边舔了一圈，就插在嘴上。仁甲从刘金贵的枕头下摸出干爽的洋火，哧的一下为刘金贵点上。

“金大牙来没？”

“今儿个没见到他。”

金大牙是二把头，手极黑，工棚里的老伯袋都怕他。当然，除了金大牙之外，就数刘金贵了。这其中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：刘金贵在这群老伯袋当中资格最老，铁道还没通车就开始修铁道，他是死里逃生的，在穆棱河修大铁桥时，工棚里一百多老伯袋都得了老毛子那边传过来的病，浑身红斑，上吐下泻，眼见着一个一个死去，只剩下他和仁甲……而这些老伯袋也多是他的山东老乡，投奔他而来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刘金贵豪勇而义气，他会一些拳脚功夫，还有一双令人生畏的眼睛，他的话不多，眼睛一横，就让你心里发慌。就连金大牙也让他三分。

……白蝴蝶在列达（俄语夏天）度假村出现是一年前，那时它刚建

好，橘红色的尖顶房子，白色的木栅栏，在山洼那一波一波的红松木间随天上的浮云隐隐伏伏。山坡上还有一个木制的教堂，地板是竖着铺的，绝对结实。日落时，教堂的钟声从一个山坡拐向另一个山坡，很快就传到老伯袋的工棚里来。……由于白蝴蝶是那个俄国铁路工程师度假村少见的中国人，她一出现就引起了老伯袋的注意，他们背地里叫她白蝴蝶。白蝴蝶长得十分白净，戴一顶俄国女人常戴的那种有花边的帽子。刘金贵对仁甲说：哈尔滨的洋学生就是这样的打扮。他们说这些话是在闷热的工棚里，燥热使得他们身体上的某一部位坚挺不退，无法入睡。刘金贵深吸了一口纸烟，然后，用一口重痰将烟头淹灭，转身对仁甲说：“有朝一日俺非日那个骚娘们儿不可，死也值了。”

仁甲两只眼珠在眼眶里晃荡着，说：不假！

而在此之前，他们只是觉得有气，他们觉得中国的女人不该让老毛子祸害，渐渐地把这种恨转化到白蝴蝶身上，“俺看让咱们丢人的是那个骚娘们儿！”刘金贵说。

“不假！”仁甲说，“老毛子的眼珠儿不是焦黄就是灰溜溜的，瞎烘烘的，浑身毛烘烘的。白蝴蝶看好他们什么？”

沙河隧道完工后，刘金贵和仁甲就被调到下也河（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郊）修火车站，直到老毛子和小鼻子（日本人）在旅顺开战了，才集中了他们，在铁岭河那一带修兵营的铁道复线。这样很快就过了两个夏天和一个冬天，白蝴蝶只是成了他们旧有的一个记忆，一个记忆里的火种。

……仁甲见刘金贵沉默着，自己也一声不响地站着。

“你在哪儿见着的？”刘金贵抬起头来，目光中游动一丝寒气。

“在西山头的河边，她打个洋伞，像在画洋画。”

刘金贵又沉默了一会儿，叫了声仁甲兄弟。仁甲顺从地应了一声。

“如果老哥干，你干不干？”

“干、干什么？”

“白蝴蝶那骚娘们儿”。

仁甲紧了紧还有些细软的眉头，说：“大哥干什么俺干什么。”

“那好，”刘金贵声音洪亮地说：“俺琢磨着，修完兵营这条道，咱倒霉的日子也到了，还不如现在就拼了，拼就拼出个赚头，拼就拼个痛快……一会儿，咱先把金大牙弄死，再抢那个骚娘们儿……”

“完了咋办？”仁甲的声音像拖一根面，越往后越软。

“咋办不行，林子这么大，还养不活你。再说，俺听别人说五站开了烟禁，种大烟也行。”

刘金贵讲话没背着大伙，眨眼的工夫就有六七个人响应，都嘟嘟囔囔说受够了，跟大哥走。有罪就遭罪，有福就享福。刘金贵受了感动，他说抓到金大牙弄些银子，平均分配。抓到白蝴蝶也平均分配。伙计们说银子可以平均分配，白蝴蝶就归大哥。刘金贵说俺堂堂的汉子一条，怎么能见色忘义……“让你们都开开洋荤，也没白活一回。”

行动开始了，雨也渐渐小了。刘金贵领了4个人去砖房子找金大牙，金大牙不在，大概回水稻田那边的高丽屯了。刘金贵他们就撬开房门，在金大牙的屋里等仁甲他们。仁甲带两个人去山坡下抓白蝴蝶。

白蝴蝶被抓来了。她真的像折了翅的蝴蝶，满身泥水地瘫软在屋子的一角，瘦弱的肩头不停地战栗着。

“大哥，咋办？”仁甲在脸上抹了一把，抹出一些泥道子。

正喝酒的刘金贵说：“把她的盖头扯下来！”仁甲伸手要扯白蝴蝶头上的布袋子。刘金贵又连忙说别动。他把瓶里的洋白酒咕咚咕咚喝净，走下地，把拼命挣扎的白蝴蝶抱到土炕上。

那是个昏暗的阴天，6个汉子整整糟蹋了白蝴蝶一天，天快黑时，白俄路警才开始巡查，而这时，刘金贵他们已经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望也望不到边际的大山里……

那件事之后，中东铁路公司在哈尔滨的机关报《远东报》报了一个消息，大意是：《远东报》的记者胡素茵被一伙流民强暴，俄铁警正在全力侦缉云云。

一晃多年过去了，老黑山一带出现了一支报号“得胜”的胡子，开始七八个人，每清剿一次就增加一些人。到伪康德二年（1935年）已经号称

200 人了。“得胜”的大当家的就是刘金贵，日本关东军进下也河（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）时，刘金贵成了抗日军的一个支队司令，他们在爱河大桥东岸和关东军整整打了一夜。有的说刘金贵带打散的部下跑到苏联去了，有的说刘金贵在那场战斗中战死了。不管怎样，刘金贵的名字的确是消失了。

二当家的仁甲在爱河那场大战之前，受命去吉林拿工商户的捐款，在老街，他看见一个像白蝴蝶的人，一打听，知道那个女人在一个下等妓院接客。他还知道那个女人有一个“野种”。仁甲认定那个女人就是白蝴蝶，他的两条腿开始发抖，他不知道那个孩子是他们6个人当中哪一个的，见了那个“野种”之后，仁甲确定那绝不是老毛子的。

仁甲在二道街的酒馆大醉了一场，大哭了一场。而后，他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下来，留下一半银圆，交给跟他来的伙计，让他转交给刘金贵，自己则摇摇晃晃找白蝴蝶去了。

那之后，老街上再也见不到那个带着孩子接客的妓女。

也有人在横道河子见过仁甲和白蝴蝶，仁甲拖着一条残腿与白蝴蝶慢慢地过着日子。他们有一个女儿，在镇上读公学。不过后来他们又离开了横道河子，再没消息了。

长在黑发里的野花

那是一个平庸的夏季，马粪的气味一直在老街徘徊着，天黑下来，除了缓缓流动的大沙河有一带亮色，老街则一片死寂。

深夜里常有轰轰隆隆的火车碾过的声音，凤子的梦也被撞得支离破碎，像洋胰子沫滴落到水里，快速向四周消失。凤子的梦多半是童年的往事，天色偏暖，有灿灿的葵花和精蓝的蜻蜓。二宝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向她走来，她觉得心要飞起来……这时，火车轰轰隆隆开过来了。

火车的声音渐渐小了。凤子听到了炕头父亲的声音，有痼疾的父亲的

嗓子像透了气的风匣子，呼呼啦啦的声音中还有咝咝生了锈的金属声。“你爹8岁就上地，累的。”母亲在她小时候的某一天说。凤子记住了，记得如昨天那般清晰。

凤子醒了就睡不着了，自并屯以来，她常常被后院路基上驶过的火车撞醒。醒来之后眼睛晶亮。没半点睡意了。睡不着，凤子就不停地重复她的幻想，幻想几乎都是与牛心山老家有关。月光下，马架子房前的坡地白花花一片，弯弯曲曲的大沙河凝固在遥远的地方。凤子觉得那是不可及的地方，如月亮里朦胧的山水一样。

然而入冬时，日本人在高丽屯破案，抓了5个朝鲜共产党，其中领头的姓金，他是在凤子家后山的树林里被抓的，那天，姓金的共产党被日本狼狗咬死了，脖子被咬烂了，肠子也被拽了出来。那段日子，凤子的胆子小极了，整天昏昏沉沉的，窗外一有动静她就把被捂在头上，等母亲叫她出来时，她已经满头大汗。她趴在与地齐平的小窗向外望了望，外面一片荒凉。

并屯时，凤子走过那座有回音的大铁桥，桥下是盘着漩涡的大沙河，凤子不敢往桥下瞅，她第一次走上金属大桥，她却没有什么完整的记忆。她只是知道，过了大桥，她就失去了家园，失去了那片给他们提供口粮的土地。

……凤子还在炕上躺着，想令她兴奋不安而又羞于深入的事——二宝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向她走来。她所要完成的想象就是二宝从马上跳下来，强烈地把她抱住，放在马上，然后快速地在有银蕙草拦腿和覆着车前子的小路上奔跑，跑到一个新盖的土坯草房前，那草房还有鲜草和泥浆的气味儿。直到二宝把她抱到炕上……凤子在后来的许多次，并没有突破她的想象，她只是反复重复这些想象罢了，所不同的是，开始的想象是心惊肉跳的，后来，渐渐地在夜的黑暗之中得以安稳，只剩下身发热了。

二宝是父亲给她定的娃娃亲，定亲时她一定没有记忆的，后来母亲反复告诫她，她必定是二宝家的人，她也就坚信是二宝家的人了。凤子对于二宝的记忆多半来自她7岁的时候，那时，二宝托养在她家，二宝也知道

他是凤子的掌柜的（丈夫），常与她扮夫妻的角色，生火造饭，抚育小孩什么的。那时，二宝常欺负她，比如玩天大地大，二宝先拉一泡屎，然后用松土埋上，在中间插一根草棍儿，凤子不知其中的欺诈，她伸手一搂，搂得稀稀的一手……秋天，二宝给凤子送一包红“姑娘”（草本果实，可食用，东北农村的小孩将它放在嘴里咬响声），凤子拿来一咬，牙差点没被硌掉了，二宝在里面放了石粒儿。冬天，在辘轳把井外的冰坡上，二宝带凤子划爬犁，说好他带着她，可爬犁一动，二宝就不见了，吓得凤子大声尖叫，泪水流在冻红的两腮上……

后来二宝走了，跟他叔去哈尔滨贩皮货，一晃，凤子就长到14岁。那年正月，二宝回来了，他穿一件青色的衣服，戴一顶灰礼帽，个头虽然没有凤子高，却变得稳重多了，说话的声音也有点粗了。母亲让凤子和二宝多在一起唠唠，二宝有些不好意思，憋了半天也没说话，只是从衣襟里摸出一个塑料的洋化妆盒和一包五彩线。“等将来，我骑一匹大马来接你！”二宝说。

这些都是往事，凤子常常在幻想时回忆往事，回忆和幻想可以忘掉恐惧，有的时候，她真希望永远都没有天亮的时刻。

就如同凤子觉察不到自己成长一样，春天悄悄来临，那是大人们对恐惧暂时淡忘的一个忙碌的春季，无论怎样他们还要去种地。大雁一排排鸣叫着北归时，凤子同父亲一起下地了，大地还残留着冰碴儿，凤子却产生了牛心山老家春天的幻觉。歇工时，凤子向牛心山的方向望着，老家那儿还埋着二宝送她的礼物，也埋着她生命鲜活的那一部分。

凤子与牛心山老家隔着宽宽的大沙河，她过不了河。

凤子就在遥望中送走了整个春天，苞米蹿出红缨时，凤子终于在那天早晨走上了大铁桥，大铁桥的桥头有一个水泥结构的碉堡，灰白色，四周是黑洞洞的枪眼。碉堡有日本兵站岗，那天站岗的是一个有连鬓胡子的矮个子，他用枪指着凤子，说着凤子听不懂的话。凤子看那个人不像讲“日满亲善，亲如一家”的日本人，双目露出凶光。这时，一条狼狗扑了过来，当时就把凤子吓昏了。

凤子是由于体内的剧痛而睁开眼睛的，她发现自己的衣服被解开了，她的身上还有一个穿背心的男人。她大叫一声，拼命挣扎起来，可她的两只胳膊被另一个光着身子的日本兵死死钳住，凤子挣扎得筋疲力尽，她满脸泪水，苦苦哀求着。那两个日本兵不理睬她的哀求，一边嬉笑着互相鼓励，一边摧残着凤子……

中午，一个日本军官带1名士兵巡查，正撞见了这一幕。日本军官打了那两名士兵的嘴巴，把凤子带到了镇上。最后，以凤子风化日本皇军的罪名将凤子拘押了20天。

凤子失魂落魄地回到家，一进门就被父亲踢了出来。“你怎么不死！”父亲号啕大哭，破口大骂，“老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”

当天，凤子就消失在黑沉沉的夜里。

家里人开始找凤子，不久，凤子疯疯癫癫地出现在老街上，家里人也不再找了。每一天凤子都在老街上快乐地唱着，她踪影不定，一会儿出现在饭馆的门口，一会儿出现在有烟火的坟头。凤子就住在铁桥下的苇丛里，她的头上插着各种各样的野花，不过总是新鲜的。她常常在桥头一带出没，日子久了，桥头的狼狗都不在意她了。

据说那两个日本兵受到了处罚，又换了一个戴眼镜的，和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士兵。似乎新换来的两个日本兵也知道碉堡里发生过的事。

大雁又开始南飞了，秋天一过，寒风一阵紧似一阵。人们力争在封江前忙碌完过冬的烧材，很少注意到疯子的身影，她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

那年冬天的雪格外厚，大雪一过，大地上原有的分明层次不见了，全被白色一笔勾销。雪停之后，又吹起了北风，铁道线上被风吹起了一个又一个雪丘。由于雪的覆盖，使得铁路交通中断。风停的第二天，镇上强令村民出荷，清理积雪过多的铁道。凤子爹也被勒令出荷，他戴着狗皮帽子，在保长的吆喝声中到了站西叫笔自头的一段铁道线上。那儿正好可以望到大铁桥头，望到桥头的碉堡，凤子爹的老眼就含上泪水。保长见凤子爹的模样挺怪，问他咋了。

凤子爹用袖口揩了一下鼻涕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冻的。”